

白  
孔  
六  
竹





唐宋白孔六帖卷五十七

軍資糧一屯田二

請周兵三籍簿四

邊戍五戍卒六

戎狄七威信及外夷八

犯邊九向化十

和戎十一

軍資糧軍之附 轉輸

劫于畚以令糧周禮山寺乃稷糧無敢不供 尚書號不畜

也函戰將飢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盛穡糧晉令



供其資糧靡獲靡草楚莊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振發也同食歸粟于蔡以周函於無資晉荀首如

齊逆女宣伯錕諸殺野饋式請半家財以助邊

飛芻輓粟主父偃曰秦伏天下石注引車駟飛輓言

疾率鍾致石見上給讓餽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海陵

之倉收粟曰轉度之贏糧景從如贏擔也言贏三日

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戈弩

中選者復其戶注曰中就五致一水運通利後漢虞

謂一日之中刑法志云運糧艱澀為負載鄧禹

西征糧之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見糧魏志張

無敵為資以小斛魏太祖善賦廩粟不足秘請主者欺

衆乃謂主者曰備君死以厥衆乃運者相率杜畿為

斬之以狗曰用主者罪之運者相率河東太

守一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無一人逃亡得人心也如

此濟河論鄧艾字士載為尚書即大積軍糧又通漕

達之江淮資糧者運糧為最鄭為京兆戶大軍人漢

無逃者木牛流馬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斬太守

吳志孫堅字文臺討董卓至南陽太守張咨不應軍

糧主簿入白堅軍資不具稽停義兵堅偽病咨之遂

遂軍門斬師不宿飽千里餉運裏糧泛舟之

役秦輸不積九年之儲金之費衣賜式兵部式給賜

庫絹布相兼其軍每年得賜者不在別給時服限其

賜每年隨廣調預支諸應有知并軍處所司興兵部



計會量支當年庸關及脚價留本州便充兵賜又度  
支式俱軍道次州郡軍無物者每年支庸調及租拜  
脚並入京庫調便配裏表挾纒軍糧格倉部格諸處  
州應入京庫調便配裏表挾纒軍糧格倉部格諸處  
賜及軍糧縱令要用之軍具律糧與律諸法軍與者  
亦須迎表聞奏一用之軍具律糧與律諸法軍與者  
計有所調發而稽瘠者一不憂軍事者杖一百注謂  
臨軍征討關之細少之物一又應調發雜物供軍事  
者皆先上言待報注謂給用當從私出者皆是  
與並即上言不與者減一若事有驚急得便調發給  
及不結與者亦徒一年不與者並上言者減減一不調發  
相饗士不從中覆馮唐曰李牧居邊軍一之皆得  
盡其智能今庚癸山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  
魏尚云云此方水軍中不致正言  
故謬諾傳言吳正不恤士故亡也  
調兵食晁錯傳曰  
分而後敢食行賈居逸之食也  
調兵食晁錯傳曰

調兵 仰食棗 榘 魏志袁紹軍河北 取給蒲葦 南云淮

漢書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廢師不宿飽

又曰今歲人飢困卒食半菽軍無見糧半以菽雜之

又無見 煮鎧 取恭守 弩食其筋 分少卒 絕甘 將與士

軍食 諸病莫能與 猶闕 軍無見糧 兵不足 食 膳軍 乾

榘 魏揚沛孔渠為新鄭長謀民備乾糧收芳豆得數  
榘 千斛後太祖西迎天子時士無糧引進乾糧太祖

大喜 取奇贏千萬贍軍 和政公主自兵與財用

作漕 廬 轉糧 帝提遣燕 甘司馬三女德行渠行

八百里 渠塞不通 可提以為 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

乃度他 歲運何哉 即詔 繁時令 帝懷質 馳按 陳子



昂疏曰今甘州積粟高計兵少處以儉約營觀使  
時詔置五管監兵蓋境賦不足民貧不忍遽歛宗室  
以充其費欲觀察處置使既至探之而陸贄五要曰  
所諸陳腐一觀察處置使既至探之而陸贄五要曰  
廢兵之冗食一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黠使度何等十  
事一又上言今朔方太原衆已七山東而神策  
濟師陛下為之假遣軍設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  
兵古將家子以益師賊私畜以增騎又告之財則為  
筭室廬貨商人設謀又上言陛下命將與師以討四  
惟之科日日以甚又上言方一人狂行十室資奉  
屠者度饋轉行者苦降鑄去番驛然而問里不寧矣  
聚兵日衆快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感限而知歛焉  
加歛既彈乃別配之別既不足於是權筭之科設卒  
貸之法與禁防茲章吏不堪命桑農弊於追呼膏血  
竭于管蠶兆庶嗷然又言而功不成責恃師將帥曰  
而色郡不寧矣

資根不不足責有司故有司曰頃給無之更相為解而眾朝  
廷舍糊未嘗究諸司有司曰頃給無之更相為解而眾朝  
若此可謂財匱於事邊制用度支郎中允天下遠軍皆  
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度支郎中允天下遠軍皆  
弊於洪億閭井日耗歛求日繁傾家析產推鹽稅酒  
不敬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禪於備禦而  
課觀度也又言謂境無人焉吏集其常惟曰兵少  
若此可謂財匱於事邊制用度支郎中允天下遠軍皆  
計而會資計之以長行皆為集唐六典率貸所室末  
支而會資計之以長行皆為集唐六典率貸所室末  
用度不足於籍其家資或五分細一謂之率貸通與  
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或五分細一謂之率貸通與  
轉輸非不勤督逋有軍令文韓孤反言海天下至番禹  
西盡已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  
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  
假令局安居危以備不虞自可扼害之地俾置屯戍  
悉休其餘以糧儲扉履之資充瘠人貢賦歲可成  
國租半陞不豈持礙於改作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  
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



檄取資糧 穆寧佐益 鐵轉運 李光弼 怒君寧 欲殺之 或

勸寧去寧曰 避之失守 亂自為 天子討 城食之 則人

見光弼 不救 欲貴 吾兵 耶寧 曰命 寧生 糧者 殺屯

散君 閉廩 取乎 今公 求糧 而寧 專饋 寧有 兵而 公

亦可 與公 議耳 特重 其能 守官 本傳 不百 姓不 知儻 運

勞鄭 物瑜 為河 南戶 方是 時韓 全義 將兵 伐蔡 河南

拜壁 不酬 至義 興監 軍別 檄有 所取 非詔 約者 瑜為 輒

急公 何不 報瑜 曰武 士統 戎多 恃以 取求 哀財 用

以給 軍興 王播 帝討 淮西 切於 饋餉 播引 程昇 自副

之帝 嘉其 兵得 無兵 所籍 者食 載叔 倫勤 以七 難未 靖安

之者 漢先 於兵 不輕 易人 儲貲 力給 軍興 游鎮 浙東

淮南 表為 判官 李靈 耀叛 少游 屯淮 上所 督運 擊守 道

在盜 賊蠅 奮播 署秀 實兼 懷州 長史 知州 事兼 留聚

後時 師老 財之 秀實 節度 務使 挾珍 走軍 張惟 行

糧二 十萬 斛周 宝進 涇原 節度 務使 挾珍 走軍 張惟 行

密圍 揚州 畢師 鐸厚 齎寶 弊唯 連和 推率 軍浮 海

代銀 二萬 錢間 雄至 間道 以差 為甚 出粟 十石 濟軍

王行 敏傳 劉武 州入 并州 冠上 黨賊 圍急 備侍 空乏

州民 陳正 謙者 以信 義稱 鄉里 賊還 七月 復圍 城初

乃去 奮賊 斫木 皮鬻 紙而 食張 巡賊 還七 月復 圍城 初

而巨 發其 半餽 濟陰 遠固 爭不 听濟 陰得 糧即

餘人 皆瘡 吏食 槐葉 裹節 張允 濟遷 高陽 尉丞 賦師

劣不 能發 軍食 以饒 盧私 宣徒 義武 節度 使初 詔賜



計軌費不能滿直數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放民隨力

性承時幽魏飢甚獨易定自如至秋志收所貨

轉米峙寨下鄭克鈞為都官印中吐蕃圖靈州軍

糧使守者遂安兵食所資在東南蕭王為淮南節度

相在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糧穎士與

以自古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官餼窮乏徒天下軍

高駢領四川節度使乃奏垂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

且彼皆扼制長武等兵糧貨善者先以給士李茂

立受河陽三城鎮過使本傳自齋糧邊召方秋兵彰

遣士三千秋毫犯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劉晏彩

相元載以為請將有不庭戎虜有侵盜聞我積穀陸

貢輸錯入為請將有不庭戎虜有侵盜聞我積穀陸

奏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

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一充國建破羌之議

先務若無儲蓄是棄封疆同上兵之所屯食最為急

敗亂之因多不得輒有費用同上奏減河運脚錢用

米粟定一百八十餘萬碩非綠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

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關供告急

上間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飛幾何

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佛汗言相國守一有

復起元佐遂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

物十日乃閉寺曰庶競集輸施甚衆乃令將吏集其

所得數十萬盡贍軍國止笑虜鈔饋糧裴行儉先

乘車復壯士五輩齎陌刀勁竿以羸兵捲進又伏精

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出險駟就水草解鞍牧

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投獲幾盡自是



糧車無資用空殫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  
敢近者資用空殫庫資軍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  
自儉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廣德問疆寇未  
士無怨再春則賦物儲足李裕德廣德問疆寇未  
歛重及吐番逼京師近旬屯先務積穀人無加賦不  
費財生致邊備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  
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  
歲之糧矣陸常操天下贏貨以佐軍興雖等不及民  
宣公奏議而用度足唐中債而運糧束馬之路高適上疏  
振晏有勞焉劉晏贊運糧束馬之路高適上疏甲無人  
鄉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劉晏淮南去滿坂亘三千  
元侯每言衣無續食半菽折簡書所能制

屯田

趙充國計漢繫先零充國受其必懷欲罷騎兵屯  
田以待其弊奏曰羌易以計破屯田得

十二使用兵失十二利云云內無勞費之虞詡奏三  
損外有禦之倫上報曰聽將軍計也沃野千里穀稼  
郡僕射書一帝乃復一雍州厥後渠為屯田者內郡  
計歲一屯田塞羌胡之路曹鳳上言曰西戎為害前  
意計又有西海魚鹽之利設一屬絕交關乃拜鳳為  
美又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之役乃拜鳳為  
絕狂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之役乃拜鳳為  
金城西部都尉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間置歸義建  
威屯三十六部又侯羈海上置東西屯五部列屯  
夾河其功垂曹公許下屯田得穀百萬斛於此積穀  
成羌叛乃罷曹公許下屯田得穀百萬斛於此積穀  
韓浩獨見魏祖與諸將會議諸將以方今之急務在  
與田以足濟河論鄧艾字文載為尚書郎時欲西田  
其軍用濟河論畜穀為咸賦之資至壽春艾以西田  
良水不盡地利宜開河渠積糧通運漕為濟河論  
以論指請以佳北佳南各三萬人分休常有四萬人  
且田且諸葛亮屯田亮每以原分屯田耕者雜  
守也且諸葛亮屯田亮每以原分屯田耕者雜



於渭濱也秦務耕戰築室反耕募屯田漢武

民田受南入粟縣置屯田張公諱貞觀初為代州

豐州率士屯田妻思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饒

和羅表請屯田太原邊惠糧道不屬靜豪

餽運以省急轉漕汪駿授桂州都督州有女舊常州餉

田數千頃以賦不及民卒代融節度復下令懸營

而田以廩其軍陸贄曰其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

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器畢具一歲給

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

者縣官倍賜種子勸之播蔣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

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以省餽輓尚書判度支

與夫暫屯遠罷豈同日論哉

靈武邠寧多曠士奏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

三等為率有警則以兵唐志天下屯田收穀九十

餘萬斛上耕以官兵庸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崔民或借

若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終身上有虞則起為戰

卒無事則散為農夫白居易侵府兵置屯田故

不待徵發而封城有倫矣不勞饋餉而軍食可給塞

自完矣此亦古者尉侯之制兵賦之義也

下五城盡韓愈送韓約序約奏曰傳益開田四千頃則

七十臣今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凡

軍州邊防鎮守以轉運不給則設也田開屯田裴度征

察奏署牙將蔡平詔折上蔡鄆城遂平西平四縣為

澗州拜承簡刺史治鄆城始鄆城遂平西平四縣為



地二百里無復田水敗皆為腴田懇發七田五十頃楊元卿擢涇原謂

耕者保垣以守者六年汪人德之懇苑中為營田李元絳

狂亞番守東都奏六年汪人德之以閑手耕棄地李元絳

京師我田謀者欲置也田元絳曰軍國不同中外異

制若人閑無役也棄不懇田元絳曰軍國不同中

軍糧於是也田其為益向矣今百官所廢取也若置

一敗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

此田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

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也古未也恐得不補失徒

遂煩貴勸士墾藝李元諒更節度隴右歲入粟菽

數十萬斛募士置屯田使時代兵常苦調饒之誠軍安撫

省度支歲收穀三十萬斛資賊糧府判官蜀有可縣

直雋州西角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與

屯田省轉餽以飽邊士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

可得也地當塞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射姓

雋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悍賊刻民度士怨假令大

攘豈得長驅是擾而無利嚴郵拜京兆月宰相

閩輔民鑿陵陽渠卸習朔邊利病即奏舊屯肥饒地

今十不怨一水田甚慶力不及而瘠苦斧二京閩輔

民浚豐渠營盡水陸之利鄭元鎮為涼州都督遣甘

田收豐術師有餘糧柳宗元吳州江運記也官叙功

開元間詔上下唐志以歲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

豐凶為上下唐志以歲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

之兵之於貯限人民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千一切出

之周井因其卒伍里之師長固其膝整以備不虞

之事若此則曩時聚食者官府既建史胥備設

盡歸於復勸之農矣元積者官府既建史胥備設

也田紀積頌序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為首者掌其

務也有都知羣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一



維如郡縣吉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住上下相  
教令之法頒於時疆場日役而人不知同上金溝封  
此其所以為也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統此德加於人也  
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寬征統此德加於人也  
屯田勸士耕種五代張希崇遷靈武節度使天州地  
省轉饋明宗下紹軍以足食而有曰雀集不高豐屯

廩蓋大穰之徵也七田紀天下屯田總九百九十二

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杆要衝因隙地置營田每屯五  
十頃水陸庾瘠播殖地宜每其功庸褒進詔屯田收  
煩省收率之多少皆失於尚書省

### 請用兵

請嬰終軍一長請命陳計借箸張良一前請師

史謀動干戈於邦內語李氏將以少繫衆李陵請

當一請瑞傳曰司馬兵出杜謙能

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竄疆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

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

問罪未報而已從之帝念范延光明宗為宣徽南院使

朱守殷反延先日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

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

兵五百馳至夜半行二百里戰于潞王從珂節度使

城下達明明宗亦馳至五代史閣城以叛者溫曰非  
重誨以非李氏復必為家患乃欲陰圖之從河閱馬  
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閣城以叛者溫曰非  
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走虞卿馳  
驅上交明宗疑其事拜彥溫絳州刺史以金幣襲衣  
金鞍賜彥溫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  
不得也乃遣樂彥稠率兵討之安重誨傳



簿籍

簡稽師禮田以辛以官府之八成以經邦政二日簡

閱也合也合計其士卒定以動衆後動衆詔師尺籍伍

符馮唐曰士卒書家人子起田中安知相保符信事

具將赤白囊柳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因驛騎符

白吉也軍書交馭而輻奏羽檄重跡而狎至躬言

邊遽乃至吳語虎符徵兵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重

詩公君上疏請丘為四籍兵志十三年始以驍騎

為大番每衛萬人宗北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

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

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制下戶白丁宗丁品子疆壯

五尺七寸以去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

征鎮賦皆首長又擇材不能歲比其籍還以神幸梁

人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不能歲比其籍還以神幸梁

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乃不能歲比其籍還以神幸梁

兵有勞皆號與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名隸籍而

死罪中書御史府兵奇乃不能歲比其籍還以神幸梁

身居市肆德宗時曰志貞請節度圖練觀察使皆出

兵部郎中判簿及軍戎調遣作書言城且危

李希烈據汴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壞李克信軍十

余萬夜入宋州時給將高彥昭昌其嬰壘以守彥

我耶取於洽具屬洽得喜書曰健將在西吾何憂倚

帳作書千封常清河賦移書平原令太原顏真卿以兵五

清取遺真表發視堅守書帛內蜜丸叛臣周智光反

趙縱受口詔書不能運乃召子儀邊書告急陸



謂從容極弱揖讓救焚矣

### 邊戍

聊固吾圉我師蔽匈奴犯邊飛將胡馬南牧漢軍徵

兵塞出召募從軍漢壘營藩殺左賢虜石傳烽朔野樓兵榆

關柳塞晨征鞞鼓夜嚴洗兵於交河之源飲馬於長

年老將疾萬里長征鴈塞苦戰博望之窮河曲定遠之

征隴上中戍將軍重圍守疏勒而井竭都尉深入戰

周伐獫狁至于漢擊單于窮于天子用兵將軍將軍

不能深入乃大夫無疆場垣塞邊鄙不係虜之功安外

鎮中權如或不能安邊則將保鄣魏虎宣威射狼

慎固封守疆場之事慎守其險其走集走集邊守

四夷天子尊思啓封疆社稷或思啓封疆者或縱其

蕩揺我邊疆封疆之削何國疆場日駭守檄乘

塞隋何曰分晁錯言邊備勸農戍者死於邊輸者償

於道賈誼言泰諫戍故曰漢書欲立威者始

於折膠匈奴以為侯而出弩可用王莽始開邊隙建

徵塞起亭遂叛為邊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劉歆

帝詔李陵出遮虜障障塞要臥鼓邊亭滅烽幽障祭

囚奴入盜急收入保有捕虜者斬李牧居邊最明虜

連入雲中朔方一歲九奔五原太守崔寔整馬臺元

嚴烽侯虜不敢犯常為一寔字子直一名台字元



始區脫又云往來界上屯守處漢也疆以周索謂魯衛

戎索謂晉近北邊故恩感蠻夷十五年徵詣成都夷

或人追尋至蜀郡乘障博土狄山與張湯爭和親事

上作色曰使生居一郡能使虜無入盜乎曰不能曰

奴斬山請置郡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外祖河內轉

聽主父言遂賢長城李勣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

我用勦守并突厥不以保封疆陸贄邊陲之邊障安

寧劉昌在邊九十五年立戍限裴識為涇原節度使

不得還為一滿者代請徙京西軍戍原州元

境在西北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

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庸棄不居其右

則監收故地臣塹長濠重復深因原州雖早霜不可

以足食一其東獨耕一縣可築橫塞軍郭子儀天

刺山始一耕促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太原太

地偏不可耕一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

守冰合防秋冰消解戍今慮為長然杜牧論邊事

憲宗平淮潰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四五年昔高

鬼方三年乃充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想卿等太原屯

集請發陳許步兵三千人鄭滑步兵三十人且令

應如何曲有虞便令取嵐石路無所損瘠臣等詢于物

心忠義徵弁不雖一年防秋無所損瘠臣等詢于物

政一皆頌如此提吐蕃不敢近青海被罪帝召入朝踰

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功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

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收謹罪人二



千戌之由是  
方河東群收兵攻吐蕃遂以赤嶺為西塞邊庭流血  
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杜甫兵車行長防萬里秋同李率苦

西北邊歲調河南淮兵調之防秋陸費

敗將統制不一止以應敵乃上陳其弊士不素練戰數

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同兵以氣句是為用者也氣

弱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建軍蓬斷草枯凜若霜晨李華

吊舌戰湯文浩浩乎平沙無垠曼不見人河水滌滌帶

羣山糾紛黥弓慘悴風悲日曛不見人河水滌滌

鳥飛不下獸挺上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

戍申揚之水不與我采薇遣戍役也及

戍卒

瓜之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水時而往勤戍

五年天子曰無日忘之卒更踐更過更更有三

一更有為貧者欲顧更錢者出次植雇者用二

千為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為

改有調乃戍邊漢初因秦後謫戍見上秦發閭左戍卒居閭之後

婁敬戍隴西脫輓輅一人橫鹿車前二武帝時女子

乘亭障王褒成詔卒治河者著外徭六月著謂著於

邊一歲書罷若有急富留六月以卒繇戍失於

太繁陸贄言代朔加虛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

師舉而財屈則此戍勢分兵陸贄又言今朔方



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  
齊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選衛竭內廐之馬武庫之  
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開絕塞荒隄則辛酸動容  
富以增騎余見軍資糧門閉絕塞荒隄則辛酸動容  
聆疆蕃勁虜則攝駭褫情今達調也士以戎邊隘關  
諸邊隅不啻天地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  
所攝駭將冀為用不亦疏手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  
之善資奉姑息如驕子進不遊以成功退不處以嚴  
嚴憲屈指計歸張順待飼師一到傷則乘其危撓布  
路東貴平居彈資儲以浮元臨難棄城鎮以瑤姜場  
其弊豈特列屯北邊郭子儀九年入朝對延英帝每  
无益哉語吐番方美懷饒至流涕退上  
書曰目所統士不當出四之一馬不當賤白之二外  
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簡練  
不至進退未一特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諸道春秋  
精料卒滿五萬者則制勝可必  
存問家室李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力應龍城  
翰事

見邊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劉濼為瀛州刺史  
成門李敢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劉濼為瀛州刺史  
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困獸當猛虎窮魚餌  
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緩步一會已呵然流汗去  
李風不習山川之險突厥序歲發戍卒  
古風不習山川之險突厥序歲發戍卒

時里正與累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杜甫兵被邊長鎮

之兵陸贄度所虞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能敵則勇然衣廩

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長居凍餒而關東戍士歲

月更於伐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

資以蔬醬豐吝相懸勢則遠甚又有益此士類所以

請迺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

者以其數祈而三之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

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徒馬其一則第以本道未廩責



翰資糧給近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公就  
諸化善完器其至者家給牛一耕耨丞火之器早具  
歲給二日糧賜種子勸之播蔣頃一年財使自給有  
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  
弊與大暫屯逐罷豈則家自論戎卒驕顧家屬下欲  
去盧鈞拜節度昭義吳士五十五代北鈞生城門勞  
城追大將李文短為師鈞倉卒奔路城文投地僵臥  
稍諭叛者衆乃梅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  
不定詔趣報特成人已去路一舍鈞請徐乘其變而使者  
不以奔頹載兵夜趨遲  
明至太平副盡斬

戎狄

景被匪人 桀驚荒獷 夷禮 傳曰疆以戎索

狄索之法也 戎 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弊不通言語不達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被髮左衽 子

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 具為封永長地 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 異俗 器械異制 蠻夷戎狄皆有

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也 五

方之民 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食元火化 狄之廣莫

廣絕也 殊方 異種類別 分蠻夷落譯道而通 鳥獸

之氓 憲儀所不綴 無知之俗 李陵書曰身中禮義 天

之驕子 自稱奴 要荒之服 南蠻 西戎 東夷 北

狄 自相雜 東方曰夷 被髮文身有 南方曰蠻 雕題交趾



者西方曰戎不被髮衣皮有北方曰狄衣羽毛曰居洎

聲教方朔來王豺狼不可厭也狄固貪憚不式王

命魏絳和戎錫歌鍾之丰惠公謂我諸拜戎不暇

春秋內諸侯而外夷狄楚有王者則後服無主者

則先叛公羊美齊桓救中國據象胥通譯語重譯史

古人胥欵塞來朝漢宣時呼韓即單于議先京師後夷

狄宜在諸侯王下蕭望之云宜以賈人與市軍邪王

客禮待之故其位在諸侯王之上賈人與市表朝

徵文殺無知者尚不許注律胡不得持兵器及錢出

也大月氏本行國也逐水草居賈誼五餌珍味以懷口音

樂婦人以懷耳高堂邃字懷其腹羈縻司馬相如牧

降者親的而手食之以懷其心也羈縻夷狄其義

而巳勿絕龍城蹄林單于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

秋馬肥大會蹄林課校人日上戌巳單于俗常乘

畜數蹄音帶蹄統三林也日上戌巳單于俗常乘

月盛舉兵月虧退兵解辮髮削左社而蒙化終軍

越鼻飲禽獸無異單于置諸部王為郡縣禎邏耳

目卉服後漢陳禪云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樂

引夾各會件尼誅侏儒云云陳怒云左右者因亂撫綏

四夷陳於門非鄭衛之樂禪訕朝政左邊因亂撫綏

囚奴大亂謀者皆曰為害目久可因其懷亂李兵滅

之蕭望日之是幸灾也宜遣使即問救其灾患如復

其位必猶臣服此德優復夷人後漢版循垂夷者秦

秦蜀已漢境募能殺者賞邑萬家閭中矢人作白竹

弩射殺人以夷人不歆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

頃田不租以十妻勿迎王名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

算殺人不得以贖死迎王名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



人貫馬人或匿焉馬不具上欲斬長徒戎論應元江統  
安令汲點曰云云何騷動天下者乎  
軍申論以四海之眾豈須我虜在內然後取足哉皆  
其深 實靜上書曰 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羶聚不可  
識 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 房玄齡疏曰 夷  
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此 以馬羊準  
醜種不足待以仁義貴以常禮古者以獸  
無畜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博苟救其死 以馬羊準  
盛衰 九疇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 以馬羊準  
血不三年必亡 陳子昂上言 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  
無幾突厥果白 又疏曰 今九姓叛亡北番表亂居長無  
故動其獨結 又疏曰 主回紇殘破磧北請姓已非固  
有欲持甫上叛惟金山諸番共為刑勢有司乃以揚  
名種破回紇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  
霸戎之代有椎桀 勒起招合遣散衆將係吳此國家  
長策也

大機不枝葉 李大亮上言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  
可求安未謂中國為仙宸帝所 裴短帝在東初短以  
之有也 謂中國為仙宸帝所 裴短帝在東初短以  
悉召天下奇倡惟伎大陳端門前曳錦毅珎合珎者  
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閣夾道被服先麗塵  
邸皆供帳池酒林蔽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  
邀飲食相娛藥蠻夷咨嗟 陸贄以  
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 北邊歲調  
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將數敗統制不一  
立以應敵乃止陳其弊曰以 素練將數敗統制不一  
益矣 竟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矣命尋常之間  
以此樂寇可謂勉 綏服東蠻地二千勝兵常數萬  
所短也 校其長矢 綏服東蠻地二千勝兵常數萬  
南倚閣羅鳳而結吐番徂勢 疆重夷輕漢 與李亮薛  
弱為患 畢能 綏服東蠻地二千勝兵常數萬  
萬徹萬鈞討吐谷渾於赤水川兵還帝責謂其故何  
力且言萬鈞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曰少

大機不枝葉 李大亮上言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  
可求安未謂中國為仙宸帝所 裴短帝在東初短以  
之有也 謂中國為仙宸帝所 裴短帝在東初短以  
悉召天下奇倡惟伎大陳端門前曳錦毅珎合珎者  
十餘萬詔百官都人列繒樓閣夾道被服先麗塵  
邸皆供帳池酒林蔽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  
邀飲食相娛藥蠻夷咨嗟 陸贄以  
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 北邊歲調  
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將數敗統制不一  
立以應敵乃止陳其弊曰以 素練將數敗統制不一  
益矣 竟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矣命尋常之間  
以此樂寇可謂勉 綏服東蠻地二千勝兵常數萬  
所短也 校其長矢 綏服東蠻地二千勝兵常數萬  
南倚閣羅鳳而結吐番徂勢 疆重夷輕漢 與李亮薛  
弱為患 畢能 綏服東蠻地二千勝兵常數萬  
萬徹萬鈞討吐谷渾於赤水川兵還帝責謂其故何  
力且言萬鈞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曰少



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  
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  
止乃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柳澤城與吐  
大戎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  
無虞建澤詭曰五帝無詭誓三王無盟誓蓋盟詛之  
與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及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  
夷狄  
不情誠如澤言  
世世為國一犬  
謝曰蒙思立為落長實望  
顧入保長城詔詩之居三年入朝  
班固謂其來慕  
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  
非所以接禽獸  
散則我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  
也聖人欲食之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  
天生四  
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  
漢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

也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此  
秦秦皇漢武之所為也狄仁傑晉大臣議告契丹致  
表稱臣景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大  
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  
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它日不  
禁子孫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悞後無  
以取言也因請載于紙以構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  
授瑩瑩藏其書依領中以歸慮騎奄至乃與從事關  
丕馳騎見德光德光責曰南北失權皆因爾也召喬  
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依領漢氏習玩驕虜  
中其出所藏書延廣乃服五代史  
控弦且百萬突厥阿  
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  
射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  
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  
室常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李刘武周梁師  
都李軌王世克等僭起虎視志臣尊  
賀魯寇廷州并射脾處月處密契密等兵齊一月食  
義猷計曰願并射脾處月處密契密等兵齊一月食











蛇雀犬馬猶能報德  
自古夷狄服叛  
雖不繫中國之  
王乃不如虫鳥乎  
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世宗取羸漢三關遂得為中  
及不幸世宗遇族功志不亦壯哉五代史鮮卑曰鳥  
其志宣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五代史鮮卑曰鳥  
羅沒固里沒里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八部  
比得俗之故地故又以為黃水之遺種  
其部俗之故地故又以為黃水之遺種  
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  
頻沒部六曰內會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嗚部  
部之長統大人而常惟一入建旗鼓以統八部  
夷狄以權賀魯傳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積  
宜城此一幸滅之阿保機某部大人遣輩次立遙輩  
九代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  
請部許之漢城在炭東南夾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  
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

治城郭邑屋廊市如幽州制  
自號天皇王  
稍并服旁  
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教之以書之半增損之作文  
字數千以代克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  
帝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  
其間號西樓人無定居  
陳女真善射多牛鹿狗其  
往來射臘  
張革為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  
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然之  
卉起木  
宋璟遺愛碑文身鑿齒被髮儋耳  
之生擒超千里  
一品集賜盟沒斯王制九秋願削  
社以圖全  
自陵雲  
斗之鄉精誠貫曰負射鵬之藝氣  
能入朝仍疏魏爵  
款塞即授漢封  
以下官制昔徐盧  
今則解其被  
居寒露之野  
戴斗之鄉  
抗可汗書生降

今則解其被  
居寒露之野  
戴斗之鄉  
抗可汗書生降



精斗極堆漠朔以為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

與點憂龍沙以北部落牛毛褚遂戎虜之性驟往條

斯書臨邊佈震鳥散蘇題諫一穹廬賢於城郭壇蜀美於

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

復海而西宇宙絕激羗戎全區亦

### 威信及外夷

#### 段會宗

漢書會宗為西域都護諸國子弟交迎及

卒諸國皆班超後漢護西域五十和陳龜卑不敢近塞

哀立祠而疏請誅梁真知不免不食鄧訓迷吾欲脅月支訓

與擁護之羗胡耿病死輒以刀自刺訓聞其病重禁不

塞下女悉近過塚號泣祭遵卒匈奴朝賀刑以威四夷

使君死我曹亦俱死爾羗虜望風李膺為度遠將軍

刀割面役其馬日羗虜望風李膺為度遠將軍

懷近以德柔遠能通蠻夷率服誕敷文

德七旬有苗格舜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也四夷

致方貢物也達之以節還生口言北虜既和親而

南即猶掠單于謂漢欺之欲死塞宜

之羗臣議曰不可許袁安字邵公獨曰近之是以安定

人得安上獻長吏後漢張奐為屬國都尉羗豪感恩

從安議八牧與受之召主簿於羗前以酒醉地日使馬如年

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八懷悉還之羗性貪而貴

清威化又入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避左右日見

公貧故遺牛馬公輒送官今密奉此金可以為家資

豫張袖受之谷其厚意胡去後悉付外上狀詔褒曰



首魏絳聞懷以納戎今歲使相攻後漢祭彤次鄉為  
鄉李袖以受狄云云潦東太守徧向邑  
乃為信義願自效形曰當斬匈奴首來

殘衆孽君縮

氣不敢息房玄齡疏曰高麗歷代適命莫克窮計陸

技遼東虜獲數十萬可謂功倍前世矣虜不盜塞三忠嗣節

敢感恩柳公綽為河東節度北有沙陀部勇武喜

宜其妻毋米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存以大信示以優

恩前代伐叛皆須先論文結黨未柔服則當臨以兵

落實蕃其間皆有良善豈敢盡為暴況比有殘虜而

如此則朝不悅然加顯戮便須擒盡惡黨未絕禍根皇

風所覃含識革面登相與犇走朝闕之不暇元稹代

書蛮夷攝窳戎臣震揚

犯邊

豺狼無厭蜂蠆有毒胡塵夕起文選代馬南牧蠻夷猾

夏周過也狄固貪恡王文蠻夷戎狄王式王命王侵攻

弃背我盟誓湯搖我以荐食上國夷德無厭疆

場之患文王之時西有比夷之患北有儉狁之難

遣將師以守衛中國四夷交侵凡諸侯有四夷

之功則獻捷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刑以威四夷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

之傳漢有郅都魏向匈奴不敵南方叔南征荆蠻詩



人歌之列於雅充國西代先零詞周伐儉狃至于漢

擊匈奴大漢窮侵軼羽書朝飛夕警不與漢馬田讓

持節護馬九鮮早十部共要誓不得以馬與中國

也歲苦邊裴短時突厥因請婚帝曰被勢與我絕

緩急不可為用奈何知曰然此北虜方熾其計

窺犯亭障魏知古會造金仙玉真觀諫曰突厥於中

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疆則驕逆月滿

數犯史憲忠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吐蕃寇

邊劉禕之儀鳳中獨勸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

馮陵不足校願戴威威紆劫饋穀以焚舟殺軺車而閉

道兔伏鳥飛為我虜之耳目狼心鼻響作郊畿之殘

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免

年党項表賀鳥散山谷蟻塞垣州也集党項狀党項

項日出師則稔朝廷將欲剪除必恐轉自不安更壞姦

患望賜王昭劉士幹詔及秣騎內侵蘇頌傳吐番盜

盜張北有胡寇觀邊南有夷獠騷犯我王略一旦

竇靜上書風高馬肥而肆侵軼貪沒惟利是視北進

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歎徂埃

中園鄭覃吐番在北風振漠胡兵伺便李華弔古戰

練法重心駭主將命賤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緝



擗山川  
震眩

向化

周室息北伐之師

胡人絕南牧之焉

以服事諸夏

撫有

蠻夷

柔服

率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脩其教不易其

俗

陸龍言水慄

奔走而

呼韓朝漢

思稟正朔樂率貢賦

俗變

國風

法遵夷

邱蒙街

張安中

歛社魏闕

慕化而

周書曰武

王既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太保用訓于

王曰

惟王慎德

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

畢獻方物

族

制

單于以係頸

誼

羈勒越以長纓

終軍並

選

雖負驕子之

名

敢靡外

羈縻

天子之牧夷狄也

邊鄙不聳

要荒

非

我求於四夷

惟爾歸

彼欽皇風

服事諸夏

我慎明

守

在四夷

勿絕

咸賓

請入朝

漢時朝于上書願朝五年時

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

難之問公卿公卿那以為虛府庫且勿許單于使辭

去未發揚惟上書曰國家雖費不可自單于

單于

朝從數

故事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民人盛壯願

明發五百人入朝以

罷塞

漢元以王嬙賜單于單于歡

者云可許唯侯應為不

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

衛

魏證帝納之不疑在是天下大

謁道左

裴短帝有事常山西方未助者十餘國短遣

燕支山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屬奏樂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燕支山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屬奏樂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燕支山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屬奏樂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燕支山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屬奏樂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燕支山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屬奏樂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燕支山

敢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十里示中國疆富



四夷稽服柳宗元貞符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安

西永為外臣處木昆甸延闕律吸等諸部皆上書

詩殊類稽顙群疑革心柳宗元柳州咸稱天子神王

南面生夷狄千郡趨高昌時不期而趨闕下揚炎

記聖德頌巢山駕海之羣狼為者四十有三萬委命下吏

同上平胡頌丹穴之賁孤竹執玉而朝靈囿解辯而

拜甘泉鄭亞會昌一品集序宗英可汗獻琛輸賚越

之師或誓心向闕一品集謝示啜沒斯

之書仍酌留犁之獻刑為七旬之格師坐上不勞六月之

冠帶入朝一品集專號名王結髮詩列既平上同

異域歸忠傳序書載率服美大舜之功首來朝絕域

慕義之心所冀聖明柔遠之德高于一品制集集朝貢

序漸以詩書陶一聲教降也列冠今求衰啓穎許其

可致服改氈爾語習楚夏薛登曰伏見突厥吐蕃

戎秩步夔門黃金為鷲以獻吐蕃為疆雅曰贊

選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天子自將度遼隰城陷陣指

之高麗侍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隰城陷陣指

日凱旋雖馬飛于天無事之速夫鷲猶馬也臣謹治

獻鼠無夜動鴉變好音柳宗泥孰立冊號泥孰遣使

今垂夷率服古亦云手鮮辦削衽田歸道突厥默

將軍聞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吸又遣慢謝知微



歸道諫曰膚背惠且積年今悔過入朝一宜  
待天旨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加以之宜款初服頌  
天子命款闕一韓琬一今軍屯積年請和贄魚膠唐史  
右從焉唐利唐  
之德大矣際天所覆志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  
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通之至荒區居長  
待唐重燾乃能固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故垂琛夷室  
踵相建于庭  
唐契丹贊

### 和戎

蠻夷欣戴 戎狄率服事之以皮弊結之以魏絳

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存居貢貨易土上

二也戎從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緩戎  
師從不勤四也遠至邇安五也以兵伐則獲戎失華  
無乃不賜女樂晉侯一魏絳一曰子教寡人和諸  
可乎

和戎狄國之福和親侯後漢封王敏樊噲請以十萬

兵橫行匈奴中李布噲武帝詔求可使絕域者

傳曰始修戎好也我于潛和親之謀始於婁敬

漢婁敬曰匈奴未可以武服宜以長公主妻之生子

則為漢外孫外孫為單于豈與大父亢禮哉乃使劉

敬性結王恢習胡事以為和親不過數歲使入蕃

賜物令雜令諸官人綠使諸色行人請賜訖傳行並

東至高麗南至真嶺西至波斯吐蕃及壁晁都漢通

西南夷史唐蒙已略夜郎因奔巴蜀廣漢卒通南夷

屬請隸焉臣妾上使司馬相如持節以弊賂西南夷  
便略定西夷節管除邊門通節管還報天子大悅之  
蜀而筓竹去蜀不遠矣令使大夏從羗中險少北又



烏因奴所從蜀直廷又無賜官爵賈融言漢試疑車宜  
冠難天子奔使四道並出都護印綬賜大將軍印綬  
加位夷狄乃因未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燉煌守裴遵  
上言夷狄大權詔書收還都護印綬賜大將軍印綬  
使不肯易奪之賢勝而後和威德兩全  
由是始恨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許之可紆戰倫日不然彼  
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不然彼  
後必乘來臣以為擊之便自言和親無狀  
班固崇德可汗至京師詔神策軍回百具鹵簿羣臣  
易服禮冠鎮持罪一室歛歛流涕退詣光順門  
帝使中人勞慰復冠鎮乃入請以宗女嫁此吉  
設裴短以始畢可汗眾漸盛見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  
禦戎守信為上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但  
謀率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常阜經畧西  
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待虛

可以得志帝使詳臣大議請如李德裕策僧儒持不  
可曰吐蕃歸地方里失一維州無害其疆如脩好使  
者尚未至憂交其言且中國一馬爵若川若東襲隴  
之彼來責曰何故失言贊普收馬爵若川若東襲隴  
嚴是以騎綴得百維州何益乃帝然之頡利請  
和許之登日刑白馬與頡紆歲月之禍突厥序和親  
為之者以天下耳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  
於沙漠上同失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  
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  
尊與匈奴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媪並御蒸母報  
子從其汗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晉人若  
之別也婉治之姿毀節異類怡辱甚矣同上  
兵乃遣開封府將軍張暉假供奉官告暇于契丹奉  
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過漢來和蕃不聞蕃去  
朝漢兒爭得一向臥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



和漢兒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  
通好晉亦不復遣使五代回夷附錯  
突厥遣使請

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疆則騎逆  
國飢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障復何以防之魏知古

傳密請講和張說始為  
阿史那始畢可汗吐吉高祖起太不許和親汗加可

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賈入獻遂從封毗伽不敢迎

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奔入獻遂從封毗伽不敢迎

禪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  
契苾何力帝詔兵部侍郎崔敦礼持節許薛延陀尚

主因求何力得還公士一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

毗伽身無戲言既許之巨柰何力曰礼有親迎宜詔

而憂憤不知所出必死則二子爭國內判外携不戰而擒

矣帝然不得志患而死遺錦綵結歡軍練儀七萬人比到

虜騎圍已合子儀以數十騎出克胃見其大酋曰諸

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

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初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五

與飲日果吾父也子儀即召初歲給金帛妻之以女五

呂琦契丹數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

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麻帝大喜他日以

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大以爲非因舅甥和

好似聞贊普更求親聞詩詭辭結歡回鶻遣將讚同

邊隙公密賂其紀一盡得陰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

謀李德裕幽州紀功碑然固蒸然且數貪恹無厭

李觀上宰相安邊書切觀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

何待結約張曲江集勅贊普書先代公主既生

隨情足以相信似恃姻好之情雖云隨逐水草動皆

通近城柵遙揣深意馳突之計代結姻好同賜書

我國家每親縱由實懷馳突之計代結姻好同賜書

同心嘗為諸候所羨故得邊候不聳封疆晏然良



由孟樂

同上授回鶻內帝相詔昔戒狄請和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五十七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五十八

質子 一

譯語 二

兵車 三

戎服 四

兵器 五

牙 六

金鼓 七

節鉞 八

甲冑 九

旌旗 十

弓 十一

矢 十二

弩 十三

戈及矛戟 十四

楯 十五

楯 十六

險固 十七

防備 十八



質子 廿一

周鄭交質 王子孤為質於鄭 信不由衷質無益也

單于遣子入侍 侍子質任 魏志司馬宣王與孟建書曰保官空虛初

尤質 孫盛曰五帝初無詰誓入質人起於周微 漢

高請美 隗囂捐子 馬超背父 安在囚質 勝

之以解約致之以來蘇何必拘六親以來其情獨所

愛以制其命 蕭同叔子為質 晉伐齊齊請盟晉人

對曰肖同叔子非他寡居之母也吾子布 長安居

大命於諸侯而日必質其母進以不孝令也 長安居

史記秦代趙趙孝成王求救於齊齊曰必唾其面

質太后用事日有言王求救於齊齊曰必唾其面

侍子 陳湯上疏言康居王非王子也救驗實是王

湯奪爵為 雨屬 漢書樓蘭遣一子質匈奴因樓蘭候漢使

仕伍也 雨屬 時貳師擊大宛匈奴因樓蘭候漢使

迴者欲絕勿通詔捕樓蘭王諸闕薄貴王對曰小國

在六國之間不 遣子入侍 藩鎮李師道

言遣歸國亦甚親信樓蘭 遣子入侍 蔡平又遣比

奴自是 遣子入侍 蔡平又遣比

部貧郎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今歸國為

三百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今歸國為

臣二百餘州天子比面稱藩不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

道乃納三州衛割地弘方入侍 狼顧平城 尊號冊質

帝女戚海疆有 貴女生還 同上六羸逃 四夷質子多

在京師 薛登時 孫方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

並為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

墓外有時朝謂已事則歸之王三之法也臣虜倫豫



不謹則夷狄稱兵非貽謀之道臣以子為質  
願充侍子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  
結真卿善使道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卿相  
為質尉遲勝本王子闡安祿山反勝使事曜攝國事  
拜而進肅宗嘉之遣兄賢入質未全忠使親將陳俊  
留之使肅宗嘉之遣兄賢入質未全忠使親將陳俊  
步將苛拘為解蔡卒二千出戎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  
全忠便賢調蔡卒二千出戎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  
州趙德誣傳中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人  
兄弟若舅甥南蠻傳

譯語

象胥禮周國語舌人委而禮之家胥也即重譯而至

譯官丞令漢書百官表典客屬言語不達戎子駒支

服不與華同贊幣不見異物武帝已來皆獻願為天可汗營祠又西域傳

庫詞波多磨龍池鴻臚譚以聞四譯南詔烏蛮其語

通六蕃語安祿山突厥傳聖人欲食聲樂不與

舌人躡委以食之不譯史傳導主問禮於李泌對曰

使宗於燬煌王為從祖兄回鶻妻以女是帝於彭原

獨拜廷下帝呼曰婦而不名嫂也當難虞時方籍其

用猶以臣之况今日乎於是引回鶻公主入報臺門

殿長生失入侍能漢語四夷附錄莊宗崩明宗遣供

道機謂坤曰吾其効漢而怯弱也重譯以達十餘年九



降藩夷皆接以恩城一語躬自尉撫

### 兵車

周禮車僕掌戎輅之倅

戎輅王車所乘倅副也

廣車之倅

也車闕車之倅補闕車輕車之倅致師敵凡師革車各以其

倅五所謂革車之倅對敵自輦輦

命者注輦馬駕輦人挽以詩小戎羣臣之革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詩臨衝詩城車也武剛車漢書衛音

即兵車自還為管車戰也史游闕子乘以逐晉師注車

名以游儼引撞車毀其牒可道行軍大總管出討

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壑在闕中車乘

一者與列於二千乘繚營防梁蒲潼兩關初瑄

用春秋時戰法以騎步夾之既戰行

以載兵止則為陣後馬燧為戰車冒以狡獬象列戰于

衝車盡龍虎瓜哥舒輸與崔親祐戰逐秋賊負薪塞路

順風火

### 戎服

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振盛貌戎韎常之附注

赤色跗注戎事所服若戎服將事鄭子產獻捷國語

晉攻狄叔虎被羽先登克之背今飛鳥繫於以戎服

見三橋李晟帝至帝駐馬勞之入朝戎服張說延判



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統戎服則兩郡守耳  
公柳  
督  
綽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  
即謂曰公所以屬艱負弩豈非安州聽以軍孔迎謂公  
綽且欲署我何所統壹或公世將曉兵簪笏就列風  
儀可觀  
儀  
品集盟沒斯等冠帶圖榮以縹纓解其衣  
寧比雞冠之教  
垂老戎衣窄  
杜甫  
詩

### 兵器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

執兵

不及兵而臨謂遇

常持兵

守每行縣至

畏誅

上書

告勃及下獄死

以

凶器

自選兵仗

陰晉馬

吳將討羗請一武庫  
奏隆曰臣當亡命戰場而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校杖

見給云云

帝從之

拍刀

一善用

兩月

其長丈名曰用

塑

羅藝善

陌刀

初用

而嗣業尤善

袒持長刀

出陣

廣平王

收長

安嗣業統長

安前軍陣

千香積祠

卒二千

以陌

刀長

柄斧皆進

所向无前

朱瑾槊米

志誠弩

田願

傳安仁

義以善射

冠軍中當時

稱弩十

不當謹

塑之一

瑾

以馬然

舞刀立馬上

裴旻嘗與

北伐為

美所圍

矢

持鞘而

關

南蠻傳

趨掉善

用竹

弓而斷

奚大驚

引去

持鞘而關

立器械

犀銳

牛崔

希逸代

之河西

即上聞

死

器

械

犀

銳

為兵







茸燾公命享于新堂無劉我徒鏃刃

鋒鐸畢集于兗躬柳宗元馮牙文唯爾有神慙楊廷

完于義軀是奉也無作神羞牙帳自破武德元年骨

御帝宴大極殿鳥奏九部樂引升擇趨秀疆力者萬

御坐是歲始畢突厥傳擇趨秀人號牙兵

### 金鼓

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辨

其聲用禮周以鼗鼓鼓軍事大鼓也以金鐃節鼓鐃征也

以金鏡止鼓如鈴無古以金鐸通鼓鐸大鈴振軍旅夜鼓

鑿音戚夜軍動則鼓其衆鞞人呼遠為鼓良鼓瑕

如積環也華急密須之鼓左傳金鼓以聲氣也吾聞鼓

而已不聞金也聞金言將死奉陳書云持布鼓過雷

門漢書鼙鼓給鼓角令樂令諸道行軍應給鼓角者

大鼓二十四面二萬以上角八具鼓十四面萬人以

上用六具鼓十面不滿萬人臨時量給軍三分減

函簿令大駕長鳴中鳴各百二援枹而鼓張戾曰師

吾旗鼓進退枹從之乃周禮曰王執路鼓侯執鼗鼓畢

師執提鼓周禮馬上有提執也登聞鼓施於朝曰

諫之鼓朝晡鼓施於府寺抱鼓袍一作將謂繫鼓物

在邊徼曲警鼓黃門鼓崔豹古今注漢有樂錄

曰鼓吹有龍頭大榻中鼓獨揭小鼓皆鼓令竇執



賊五萬掠宜春詔執計之次黃欽山遇賊乘高叢射  
 衆為却執新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  
 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  
 既鼓士爭赴賊大破之  
 警衆傳呼以是京師晨暮  
 代之裕曰戒鼓人報籌  
 段秀實大曆三年徒涇州是  
 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恕失節戒曰每籌盡  
 報因延數刻親鼓却士美討王承宗遣大將王獻  
 斬以徇下今日敢後賊鼉鼓騰聲而隱麟于公異平擊  
 者斬一徇下今日敢後賊鼉鼓騰聲而隱麟于公異平擊  
 鼓謹山郭子儀遣張知節為前  
 梟氣賊介然守陳留  
 不能授甲身執金鼓參佐命  
 平陽公主薨大常議婦  
 軍樂也往者主邪且用之  
 天地徘徊頌金鼓一振德  
 一川春風入鼓鼙  
 杜甫詩  
 夜鼓朱雀街  
 郭子義會故將

王帥至吐蕃夜漬擊銅鼓  
 馮子猷入朝載金一舸自  
 質瑾至洞子猷不出迎彼率子弟教  
 凡軍鼓之制有  
 三戰鼓三曰鏡鼓注銅鼓蓋南中所制軍旅之間復  
 有鏡金之制有四錫同上曰鏡四曰鐸氣雄鉦鼓吳露  
 布金鼓一動元方畢臣柳宗  
 錫之金鼓以號以誅盧  
 鋪胥火呼瘡潰  
 李嗣業每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  
 山銘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  
 與賊戰  
 血流數升卒

節鉞

周禮掌節守邦而辨其用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  
 虎節土國用龍節皆金

也貨賄用重節道節注以節皆盛節也及節注門閤司



門等貨賄司市道路那遂大夫主塗之官也守邦

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注諸於其國中自為

大小角節公卿大夫王子弟司閔掌國貨之節以聯

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自用也司閔掌國貨之節以聯

門市外來者案其節書其貨之多少也記曰凡君

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急則特二級則持一

賜鈇鉞然後殺蘇武仗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旌落

盡嚴助以節發稽兵司隸牧節諸葛豐為同隸

許章於是上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匈奴法

握節登陴李絳見元倫門因降受節趙也康日知不

文將棄趙燧請詔武俊擊朱洸授以深趙以日知為

普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曰知且言言初初

以為利帝嘉許假長安本色藩鎮劉仁恭光化初初

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用守文

為節度使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每會中人至仁恭

嫚謂曰旌節吾自可為要張東鉞稟然負英姿

李自宣城帝臨軒授鉞天行營副凡師賊去授奉

送劉副使帝臨軒授鉞天行營副凡師賊去授奉

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不紀授爾節鉞以兵部

戡名難城頃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兵部

大將出征皆告廟授斧蘆生三節北薨鑽官李全忠

一技蓋文而三節後旌以顯賞節以顯殺命將遣使

其家三人秉節鉞旌以顯賞節以顯殺命將遣使

皆賜旌節節縣畫木盤三銅龍一首總緋幡紫纒為

唐百官志節縣畫木盤三銅龍一首總緋幡紫纒為

表垂赤麻余與旌同車服去金節煌煌表雅元平淮

雕戈錫盾安用假節為隸王璣安祿山反詔領劍南節

馬史貴請連大樂蒙由囊先驅以為威旌節花王康回

道路璣笑曰既為直王



也後處周除二鎮方致仕出耳目記 導以劔南旗  
節貴妃楊氏每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因忠

甲冑

書曰惟甲冑起戎 周禮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

甲六屬合甲五屬屬續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禮讀之數革堅者禮長合甲胛去甲裏

肉但取表之 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

百年也革室 凡為甲先為容容為象式 然後制制其廣袤 凡察革

之道眡其鑽空欲恣恣小 眡其朕欲直直革 橐之欲約

也卷置橐中 眡其裏欲易易真 傳曰闕鞞之甲武王所以

克商闕鞞國名 衰甲甲在衣中 免冑趨風 邾人獲公冑懸諸

魚門 釋甲執冰言無戰志冰箭筒可以取飲也 維甲楚鄧廖也一秦甲也

棄甲而復元華 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故甲素甲藏於

私冢非禮也 介冑有不可犯之色 忠信以為甲

冑 國家靡敵則甲不組膝組節甲及襟帶也 甲若有以前

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祖橐奉冑甲鎧也 有以

敵也橐韜田之衣 穀梁傳曰作甲非正也夫甲非人所能為

各業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

人故君子慎所習 東郡被甲壽 鞮鞞鞮介冑之士不拜

甲不解壘壘以盛甲言齊桓 夫差水犀之甲三千水

之皮有珠 甲賈罪管子曰輕過贖以犀甲一戟家藏為江州



刺史家先戴甲六百領預鞮整生蟻蝨介冑被露汗

為表死乃上之詔褒納魏武卒能負三屬甲羸糧日

見賦兵者不祥之器也漢書刑不日堅乎甲吏

中而趨百里者復其人也禮輝者一畜兵器律檀輿律諸有禁兵器者徒一年

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及弩五張絞又雜律諸叔孫氏

之甲有幟幟記識書曰善殺乃甲冑穀古料字私畜

周亞天子為父置五官尚方甲楯五百可葬者亞夫

下獄曰臣買葬器也廷尉曰欲反地下乎不食而死

也燕魚函函也見周禮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正義曰

之於身不用則襄紙為鎧徐商拜河中節度置備

坐之於地也賜旗甲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裏甲候諸

能動授張介然守陳雷介然到七不三日賊已黑繪黑甲

郊因取道襲之乃請甲人於安定李德裕器械皆犀銳褫氣不能

乃請甲人於安定由是蜀人器械皆犀銳褫氣不能

授渡河士聞鉦鼓聲皆器械皆犀銳褫氣不能

楊行密有銳士五千衣器甲充物王忠嗣節度朔給

太原澤潞車李吉甫奏以江淮甲三勁弓利刃不能

甚傷吐蕃替普其器精良衣之周委仗鎧常臯朱

牛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沂陽遇泚擊使臯

臯所臯迎勞先納奴為受泚詔臯曰大使固善苟無

他蜀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臯以光諸生亡

能為乃命士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臯以光諸生亡

至臯伏甲左右無酒造鎧必短長三制馬燧一稱

行盡殺之以其首狗造鎧必短長三制馬燧一稱

士所衣以犀甲柳宗元平淮夷鴉一兩拋金鏤甲杜

便進趨犀甲柳宗元平淮夷鴉一兩拋金鏤甲杜







于搖搖楚王曰募人之心也然如懸旌啓行云云先反旆旌于令月南

也太常畫厥有成績紀于旌表也王之旌表也管子

章則夜行三曰奉龍章則水行章則夜行三曰奉龍章則水行

而物有其容熊虎之制頌旗物禮周各建其旗

九旗常交龍為旅通帛為旗雜帛為物熊虎為旗

也其屬九星故以九旒為象鳥旗七旒以象鷄火

馬集為旗州里所建鷄能旗六旒以象代師都所建

火七星故取象也禮能旗六旒以象代師都所建

代屬白虎宿連參龜蛇四旒以象營室象蛇為旒營室

四星故取象也行前禮前有禮則載青旌前有禮則載青旌

壁故象之行前禮前有禮則載青旌前有禮則載青旌

有擊獸則載虎豹衛不去旗懲其甚敗謂以數旌

旗艾胡鮮之旗歲時更旌新周禮旌門王祭祀

揚徽昔公徒也整弧鄭伯曲旃孤卿建旃曲者柄

木曲許慎曰旃曲建旒設旌旗旒有翮楚兒旌蜂

旌太一史記帝代有越告禱一云日月為太

一降命曰靈旃兵禱則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嚴緱

東司馬進司空在鎮九年旗鎧照日馬璘從李光弼

嘗十萬噸北印每旗五伍為列高彥溫李州入朱全







十旗以上小總管則立四旗以上  
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則通典

弓

弦木

易聖人 木為天以威天下為孤判和之弓書 矢在東房注

和垂皆古之巧人為弓彤弓 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

伐彤弓昭考受言藏之詩 象弭弓未弓矢既調詩 繁

弱傳 曰封父之弓也六鈞 顏高之弓弛張 禮張而

武不為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弛則失其力久弛則失其體

招我以弓鳥號 名驛驛角弓翩其 天之道其其猶

張弓高者柳之下 良弓藏飛鳥 良弓之子必季為箕

禮 載橐弓矢燕 弧盈庫而委勁選 既張我弓桃

弧傳 曰凡啓冰室桑弧 射天地四方示有事於四

也方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

仲秋獻矢服蕪以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

弓合七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燕 角荆幹周 禮

之此 材之美遺人弓禮 凡角右手執蕭 左手承弣

承人自受由容之左 接下獻弓禮 凡角右手執蕭 左手承弣

交張二弓交 二弓於二弓重弓隆 壞不得挾弓矢孫

弘秦云云吾後 漢盍延卿 蠻弓三百斤楚人以繁

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戰 國弣 無弓箠無矢齊 桓公

云楚 人亡弓楚人得之谿 子巨黍古 之罷置弓



弩後漢陸康字季寧除高城令在邊舊制戶一人具弩弓弩以備不虞康生罷遣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  
之長八尺後魏書遺康生能引疆弩梁間之遺大弓

之長苗送與康康集文武射之猶有余力竊寶玉大弓傳陽虎 孔周礼弓

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膠漆絲六材既聚巧者和

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凡折幹射遠者勢曲射

深者用直凡相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老牛之角直而澤老

牛之角滿而昔昔七角反角欲青白而豐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

畏必撓撓欲其堅畏當為殘威鳥迴反威諸引威角中史旬淵相當也角長二

尺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本白中青末豐為三色牛戴牛謂角

直一牛也此良角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全善凡為

弓冬折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謂膠漆寒真躰

則張不流奠謂為定至冬膠堅以榮中定往來之躰也冰折灑則審環

濟讀筋膠之和也審定也環如環之曲也故張如流水難言無材美工巧為

之以時謂之參均均者三謂之九和謂材幹躰力之和均也上

制六尺大十寸上士之服中制六尺三寸中士之服下制六尺下士之服人

等上工下工謂定巧拙弓有往來之體謂控弦之淺深也安危之

名安危謂弓之體性遲速也環灑謂筋角之體相繫糜欲

謂佛之縻之和既乖於巧者射乃疾於藏弓合材莫合規矩

為弓各因其居之躬志慮血氣隨性豐肉而短寬緩

以茶紆茶者謂之危弓安矢骨直以立忿摯以犇者謂



之安弓危矢骨直剛人安弓安矢安則莫能以速中

且不深三舒不能疾也人危弓危矢危莫能以愿中愿

也三疾不能怒而中燕角荆幹此材之美者九年成

言矢行疾而過去也請弓人河中李德裕

臣之精力盡矣獻弓三日乃死公登箕山而射矢踰

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余士乎不能張突厥此

節度使徙劍南西川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

連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

討捕澄令于單日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裂曹

由是大敗霜重麟膠勁風高月影圓詩落鴈帶書驚帝侯映技轉

每致之示名弓李密饗士程讓至密所始曠從禽

無所用名弓客出示讓讓挽滿始曠

愈遠遊開弓射鴈同上大昭雪後奇崔二十六盤

馬彎弓將軍欲以巧伏人插羽彎弓破天驕李白

塞下射賢王蘇北門行上彎孤懼天狼張流夜即滿

月不憚堅彎弓綠贈宣城守挽弓當挽疆杜南三尺

角弓兩解左右無空發張士貴彎弓百五十不筋漆

而利永昌之西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屈兩向而不直

不如識一丁字張弘靖嘗日天下无事兩輩挽兩石

之鳴弓射獸能杜甫彎落月之弓李太白疆弓毒矢

文翰弓之制有四唐六典武庫令用之二日角弓一日長

近射四日格弓綵師之弓羽儀所執藏之武庫秦王

角射四日格弓綵師之弓羽儀所執藏之武庫秦王



策府其孤矢倍於常後餘大

矢

剡木為矢孤矢之利竹矢亦見上董澤之蒲在東方

可勝既乎 徹禮之勁養由基射之微七禮焉金撲姑名矢忘

歸名矢肅慎楛矢為一國貢以木貫隼家語隼集陳

貫之石磬羽若月赤羽若日家語子弓矢既調 魚服

服銀鐫在弦不得發捨技獲攢鏃男子初生以蓬

蓬備禮男子生以桑蓬矢六以射冰室方啓用棘

除災以初聞挑孤既挾我矢詩恐不傷人孟子曰

人豈不仁凶於人唯恐傷人唯殺矢禮治氏為之

枉矢 繫矢利火射用諸殺矢用諸鏃矢用諸矰矢

第矢用諸恒矢庫矢散騎亡矢者不用則更窮矢李陵兵

不傳曰抽矢箭好矢道同的矢窮李陵兵

挹婁矢魏志挹婁國弓長四尺如弩矢用惜

矢人為矢禮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在前謂

鐵莖居五分之二在其前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今殺謂前之五分其

長而羽其一長五分取水之以辨其陰陽陰沉夾其

陰陽以設其比比夾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

其刃鑱雖有疾風亦不憚之矣善也前羽則俛後弱

則翔中弱則紆中疆則揚羽豐則遲殺則趨皆謂

病



使矢去不止也故夾而搖之以視其豐殺之節以令人

趨音子到反也故夾而搖之以視其豐殺之節以令人

是也撓之以視其鴻殺之稱相竒欲生而搏字也

相擇也生無殺羽設月上見矢射而不入與無鏃同

漢和既幸於巧者射已矣第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

矢射之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田獵多傷敗

曰木曰曲直田獵不宿宿時也飲食不享出入不節

奪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失其性矣蓋王臣之為輪矢

曲矢不直也注輪不引佩刀斷王方翼次執海連戰矢

莫三箭定天山薛仁貴將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

知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坑之轉計磧比余

衆擒偽葉護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二年遣第漢宥率

杜士長歌一矢墜前劉漢宋中和二年遣第漢宥率

入漢閑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為董昌所

敗明年志軍十萬列艦西陵謀霄濟襲中流矢突厥

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

摩從伐遼顧厚類此帝鏐姓名於箭苦五代陸思鐸少

卒以善射知名梁晉相距河上思鐸一其見思鐸姓

名竒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獻

思鐸伏也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指揮使

兩箭霍彥威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

衆以傳箭為號令然虜箭如沙射金甲用箭須用長

非下得施於上也然虜箭如沙李白詩用箭須用長

杜甫好用四羽唐太宗射洞門闔雜俎忠志斷石為

人馬象枝箭狀立行恭討王世克戰印山太宗欲嘗

傷而限長堤與諸騎相失唯行恭從賊騎進及流矢

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箭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校

箭以已馬進太宗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數斬人長矢

突陣而還後貞觀中語



五藏之武庫劉黑闥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孤矢倍於

欲突之厥得箭傳觀以為神後餘大弓一

功武雖弓矢亦誌姓名王忠嗣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

遺弦上族皆按名第石為矢鏃流星白羽腰間

插詩李白晉王以三矢賜莊宗五代義兒傳世言

弟兄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

其死志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卒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

及凱旋武庫令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方言

而納之自閩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謂之箭

曰其本曰鏃本曰幹其旁曰羽其矢未曰恬旁曰疑

又通俗又曰骨鏃曰髀鉄鏃曰鏃鳴箭曰骸霜葉曰

鏃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奇諸箭亦通用木箭以

木為奇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發七矢斃

甲弩箭皮羽而短用之隔堅也唐大典

七人馬弩

周禮司弓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仲春

獻弓弩凡弩夾度利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守相迫

疾戰進退史記曰疆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又疆弩

非疆不遠

孫贖伏萬弩馬陵夾道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

韓延壽東郡負鞬鞬承矢如李廣大黃射匈奴大

弩參連黃鎧弩食其筋以為糧耿恭守天下勁弩皆自

韓出射六百步之外蘇秦說韓罷置弓弩諸葛亮長



盜連弩謂之元戎以錫為矢負弩平原君陵君又

大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也前驅迎信陵君

縣令馬相如奉使千鈞之弩黃間機張黃間弩伏弩

項羽王胃孔請弩人浙西李德裕器械皆犀

張揚收同中書門下不章事始帝帝自大中以來人

功蜜勢益張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銷南激矢至五

軍以拒蜜悉教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銷南激矢至五

百步趙犂子珮巢之難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

敢伏弩雷萬春事巡為偏將令孤朝團雍立萬春立

以疆弩據未石王疑迂宣歛池觀察使時江南還境

別將為類解百卷弩朱此自將逼奉大遂長圍以

銅牙弩杜甫詩正置十弩以相警捍

之親令軍中明日投城良器以救兵至擊手

制有七唐六典武庫令曰大軍弩四曰大木單弩五曰

竹竿弩六曰伏遠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檐雙弓之號

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二百步

戰周之馬弩中二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二百步

於弩也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

兵對無橫夫置弩必處其高

陣通典夫置弩必處其高

戈及矛戟

五兵五等周禮廬人為廬器戈祕六尺六寸祕及

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首矛常有四尺夷予三尋八



曰尋倍尋曰凡兵不過三其身不能用也又以害人  
常首近夷長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人而為制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地遠食飲飽行地不遠且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  
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  
也凡句兵欲無彈戈彈掉也句兵刺兵欲無蝟刺蝟也  
屬擊兵同疆舉圍欲細細則校繫兵也校繫兵也同疆疆  
執疾也刺兵同疆牽圍欲重重則密密審也重六  
連既備謂之國工工六建五兵與人也國書曰善穀乃  
甲冑敵乃干鍛乃戈矛礪乃鋒刃曰稱爾戈比爾干  
立爾矛伯也執云毛詩修我戈矛載載干戈前  
徒倒戈攻于後倒戈以御公徒趙盾報銘戈銳兵

物不素備不可以上制中制下制長短小大之進  
戈者前其鑄後其刃下鑄也進矛戟者前其鍛鍛亦斬  
木為竿範金魯陽是麾且聞駐景魯陽戰而日駐富  
父斯用亦見春喉魯叔孫得臣戰獲長秋僑如而制  
自廬人之手春其長用既異於攻守制亦殊兵者不  
祥之器兌之戈暗二矛重英詩公矛塗錡湯子錡  
也針周禮廬人試兵置而搖之以抵其蝟也蝟也諸牆以  
抵其撓之均也橫而搖之以抵其勁也也蝟也蝟也置  
兩牆之間挽而內秦無廬人而能為廬人自鬻矛楯  
之本末勝負可知者曰吾猶堅則莫能陷又率子曰  
韓子曰有以者曰吾猶堅則莫能陷又率子曰  
物無不陷或曰以予之矛擊于之楯如之何不能應







始凡戟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唐百官志武器著  
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六三  
品及上都督中州不州之門各十衣襜懷者五歲一易都督  
下都護中州不州之門各十衣襜懷者五歲一易都督  
夢卒者既

楯

傳曰犀渠也楯龍楯楊楯 狄虎彌建大車之

輪而蒙之以甲右執之左拔戟以成一隊傳鬻矛楯

見上蒙楯 宋夷高麗李勣圍遼東雲埋必有歸相

奏議一予一傳子西烽之亭楊炎平胡聖德頌疆弩

磨墨於鼻劉禹錫為記室參軍會出看攢蹙之兵李密

騎與長梨而北薄山地隘騎不得縛矛看乘以度

哥舒翰軍爭奔至奔潰略盡

稍

風俗通曰矛長八尺謂之稍 黑稍公後魏書

于河上列裕煇之遺粟碑書曰軍乘碑常用黑旗故

此呼有折樹稍 奪取賊稍尉遲恭其戰善避稍每

能傷人能加刃而獨去之刺之不能中帝常問奪稍與

避稍熟難對三失稍遂大愧服 攢稍外向蘇定方

道搃管賀魯率十姓名十萬拒戰輕定方共少騎陣

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 夜每有光劉武周據并州兵



五行志大針可為稍邪黃碣董昌反諫曰桓文不辟

嬰一城乃為大逆何邪碣移書幕府曰順稍中其口

李嗣恩從李嗣昭授朱反謙於河與與舞稍擒之李

孝以精騎五百統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末元者侍

戰存孝五代史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假甲秦旗幡稍

唐有官部稍刃者有華崔義玄河內賊黃君漢為李密

志庫部稍刃者有華崔義玄河內賊黃君漢為李密

此王敷也特險 冒險

城郭溝池以為固漢水以為池楚公岷君完對奇桓

楚國雖方城以為無所用也百二漢書曰秦地險固以二萬

人當諸國孝子忠臣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至九

此險遂以疾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反自叱其東馬

取驅之曰王陽為一王尊為一字子贛

懸車益州記蜀道至險晉表裏山河必無患也子紀

襟帶西京賦巖險周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被

山帶河秦地防禦之阻保界山河險阻四塞之國

秦地秦地防禦之阻保界山河險阻四塞之國

人守隘萬夫阻蠻滿夷咽喉韓天下東阨天險重阻

巨固文並見井陘漢書執騎不得成列天子

守在四夷天子守楚瓦城鄧沈尹知其必亡池尹

荀不能也梁伯溝宮左氏稱其自取左十二吾



圍即東其要害擊以窮池之險極天國家宅于土中

守在海外 金湯之固金城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

丘陵也易軍旅息險道塗不爭險易之利禮

制巖邑也號叔死焉魏叔特制地巖險不在德不在

險史紀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室也吳

修而禹滅之夏桀之國左濟河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復在其北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之國在孟河

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行經其南不勝德政武以道

德為蕃張世字民者居安忘危北利不如人

和亦止論曰云云又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考吳起之

言在德徵司馬之對雖險憑險 憑洞庭者苗人

而已

亡特巖邑者負固周禮浸之三殆而虞鄰國之唯是

左氏也孝子去官忠臣岳堂之誠漢表益子曰

坐不垂堂百金懸車之危東馬行險履死而不弔者

三畏厭溺危險行止行殆父母是故道而不徑再而

不游不取以先父 憑險宗室孝逸為行軍大摠晉偽將

母之遺體以先 兵火若置外敵不擊无以使使薛

克創曰超都梁山以拒兵火若置外敵不擊无以使使薛

披衆以守則如擊之 雍州古稱天府郭子儀程元

湯帝可其計子儀奏曰險背負清濁渭河之古隴蜀左時

函襟憑終南太華之險背負清濁渭河之古隴蜀左時

千里帶甲十餘萬兵疆士勇真用武之國秦廣所以

成帝業也後或處而秦去而亡者不一姓故高姓先

入關定天下太宗以未居洛陽者亦解先帝與朔方

誅慶緒陛下席西土戮朝義雖天道助順亦地勢財



然固險以示敵馬燧至太原念晉陽王業所基宜

為東隍城守以碑萬人又聚石種樹表隴州刺史史西山

道虜常為所出入者燧而畢慮不敢暴可有造舟之危

山有推輪之險單號近光弼之保馮異之守孟津已建

以湯既當形勝之城實為要害之郡左右機軸表裏全

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柳宗元晉問晉入之言以榮

觀顯大也

防備

有備無居安慮危備預不虞古之善教曰子不

戒而備知難尊其守備乃可以逞重閉勇大而况

國守在四夷又無外懼諸侯卑人押其野三務成

功人死內憂完其守備慎固安不忘危素具應

卒秦昭王曰物不素事事有備書曰惟有備無患其警

戒無虞保邦于未危慎固封守書思其艱圖其

易民乃不可以怠天不假易道貴吳國之羸脩完

而師息傳其雜若卑莒國雖陋失守而施亡子

恃其僻陋在夷而不備澹思則有備輕而止守則危

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何求用戒爾虞以備前定禮云事早圖物宜素

具事合置降匈奴五原塞温彦博請如漢捍蔽天

從子卒斷石嶺制突厥之人實靜請障障







警備結完國雖無患人則不堪恃陋無虞楚雖克

營西城不取梁苟失其防城郅必聞吳入也入楚不得其

備溝宮豈免梁亡 苟人罷而不恤而則魚爛無戎而

城保雖必難安必思危於備欲而人不堪命於患亦苟

無城惡之虞盍念民罷之戒 憚勞人力征狄蹶蹶

而元納賈損之謀而罷朱崔之即宣帝用魏相之也策疫

人版築見哥特重門致茲暴露贊皇一品集賜王元達

朱事公旦然檢狃孔之出周宣具六月之師淮夷

唐宋白孔六帖卷第五十八



